

为了一个女人

张洁





出版社

为了一个女人

跃渊

为了一个女人

跃渊 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金寨路283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六安新华印刷厂印刷

* 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8 字数：155,000

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00,000

统一书号：10378·158 定价：1.40元

ISBN 7-5396-0004-7/I·5

目 录

内容简介

这是一本以法制文学为主要题材的报告文学集。其内容的可读性，事件的真实性，材料的可靠性，题材的广泛性，是本书最大的特点。

由于对小人物命运的关切，作者以抑恶扬善的笔触，将一幕幕法制领域的悲喜剧，在读者面前拉开。这里有扬子荣式的英雄蒙受不白之冤达四十年之久的《判了死刑的“杨子荣”》；有青春烂漫的少女，误入歧途，堕入虎口，在濒临绝望的时刻，被一青年勇救返回数千里之外故乡的《逃出虎口的少女》；在《人贩子在逍遥游》中，作者的笔对践踏妇女权益的邪恶势力，喷射出愤怒之火。而在《为了一个女人》中，作者以纪实的笔调，将瞬息万变的案情，险象环生的世态，以及耐人寻味的细节，不动声色地刻划得淋漓尽致。此外，《“野人”历险记》、《沉重的“黑锅”》等也是颇具奇特风格的佳作。

目 录

跃渊和他的报告文学(代序)·····周志友	1
“野人”历险记·····	6
为了一个女人·····	46
逃出虎口的少女·····	71
人贩子在逍遥游·····	88
沉重的“黑锅”·····	107
为了生者和死者·····	123
判了死刑的“杨子荣”·····	143
五个孤儿的归宿·····	159
一个开拓者的故事·····	179
妈妈的吻·····	199
凤凰展翅·····	216

跃渊和他的报告文学(代序)

周志友

1 似乎一切事情都是永远没有开始，永远没有结局。

真没有料到，跃渊辍笔五年以后，突然又以轰炸的气势出现在我的面前。1986年，可以说是他的报告文学年。这一年，他共写了七篇报告文学，计有十二万多字。从去年7月至今年7月，这些作品都已问世。发表在《安徽文学》和《报告文学》上的作品，还多次被一些报刊选登或摘登。一年发表十几万字的小说并不希奇，一年发表十几万字的报告文学，可真是不容易！我深知报告文学采访工作的艰苦。为了这十几万字，我相信他一定跑了好几百里路！

2 年初四，我去给他拜晚年，却吃了个闭门羹。后来才知道，为了一篇新的报告文学的诞生，他又登车采访去了。

似乎是巧合。1981年的春节，也是大年初四，他就奔往凤阳采访去了。那一年的凤阳之行，使他攀上了报告文学这门亲，而且从此与报告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凤阳之行的成果是可喜的。大型文学双月刊《钟山》，在1981年第二期上，以头条位置刊登了他的两万多字的中篇报告文学《凤凰展翅》。《凤凰展翅》可以说是全面介绍凤阳农村实行责任制的最早、最长的报告文学。著名经济学家童大林在全国改革文学座谈会上，对《凤凰展翅》作了较高的评价。之后，

天津人民出版社、安徽人民出版社及南京军区出版和编印的报告文学集，都收入了这篇报告文学。完全可以这样说，这篇报告文学初步奠定了他在报告文学界的地位。但是，很可惜，紧接着，他就从《希望》编辑部调入了安徽省文联。由于他有较强的组织工作能力，出于工作需要，他开始了繁忙的行政工作。但他表示，他绝不和报告文学告别。少则三年，多则五年，他还是要提笔的。果不其然，五年之后，他又紧紧地和报告文学结合在一起了。

3 用跃渊的话来说，他写报告文学是“扬长避短”。

“长”在哪里？他曾在《合肥晚报》工作过十几年，也曾任《人民日报》记者部呆过年把，对采访有着丰富的经验。

“短”在哪里呢？他似乎有点不大好开口。我是比较熟悉他的人，一下子就猜到了个中的奥妙。这位体重达八十公斤的男子汉，似乎还有点“夫权”思想。他的爱人檀溪，也酷爱文学。但他对她却有点轻视。大大出乎他的意料的是，在他辍笔的五年里，檀溪在家偷偷动笔写小说，突然间就在《人民文学》上接连发了两篇，一下子击败了跃渊。过去写过小说的跃渊，这之后在小说创作上同他爱人的较量，竟有点类似赵明诚和李清照了。再写小说，如果老败在爱人的手下，那他还能扬其大丈夫之威吗？

“避短”之谈，不过引你一笑罢了。其实，跃渊说他所扬之“长”只是他对采访有着丰富的经验，只能算说对了一半。他在合肥晚报工作过十几年，搞惯了新闻工作。他觉得，在文学的行当里，只有报告文学才能迅速而真实地抒发他的感情。他是一个胆汁型的人。无论是爱，无论是恨，他都会突然间动情。他最终选定了报告文学，绝不是偶然的，

而是他的“质”，即他的人品和性格所决定的。

4 跃渊是个火爆性子。用他爱人的话来说，就是他发脾气没有任何前兆。一分钟前他还是喜形于色，一分钟后又竟会火冒三丈，大发雷霆。

严格地说，这样的性格是不适合搞报告文学的。报告文学采访的困难有时是难以想象的。一趟又一趟的跑他到不怕，他最怕的是看别人的脸。由于种种原因，被采访者往往采取不配合或刁难采访者的态度。如果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大动肝火，那么采访无疑要“泡汤”了。不过，这两年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他也学得“老奸巨滑”了。其实，人的本质是难以改变的。他所谓的“奸”、“滑”，只不过是生活教了他几着，让他变得更加成熟罢了。这对他写报告文学，只会有好处。在他采访所接触到的大量事实里，一些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，往往是成千上万的善良人所想不到的。他爱打抱不平。平时碰到什么不平之事，他立即就会顿足唾骂。但如果一味地去打抱不平，那么他可能一篇报告文学也发不出来了。

兴趣比责任重要。这是爱因斯坦的名言。但在跃渊身上，似乎责任比兴趣更为重要。为了歌颂光明和鞭挞黑暗，他可以忍受一切。为了报告文学，他竟然使他的性格有了一些变化——熟悉他的人都这么说，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。

5 跃渊是一个顶真的人。有时竟顶真到让人可笑的地步。他年轻的时候，别人告诉他，骑自行车快速下坡时，不可猛刹前闸，不然会翻车的。他有点不相信。在一个晚上，他斗胆以身试车，结果摔了个嘴啃泥，半天爬不起来。这实在让人可笑。但从写报告文学的角度来看，他这个顶真劲，

又是优点了。

去年四月，当他得到安徽大学的青年教师何家庆自费考察大别山的消息后，立刻奔到了何家庆的家里。但已有人先他一步对何家庆进行了采访，并且稿件已初步写出，《安徽文学》也已决定采用了。他只得抱怨自己的信息得到得太慢。但当他初步了解了何家庆的情况时，又深为何家庆的事迹所感动。他又动了想动笔的念头。但是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再写，那就必须对被采访者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，同时，还要使稿件走出安徽。这当然不容易。

他开始了艰苦的采访工作。他采访有一个原则，就是首先要取得被采访者的信任，和被采访者交朋友。他一趟又一趟地跑。何家庆今天没有时间，他就明天再来；上午如果不凑巧，他就下午再来。为了掌握丰富的材料，凡是涉及到何家庆自费考察大别山的材料，他都要刨根问底。他听说《中国环境报》曾刊登过一篇关于何家庆自费考察大别山的通讯，就赶忙去寻找。他跑到省、市图书馆都未能找到，又打听跑到了《中国环境报》驻安徽记者站的一位记者家里，才找到了这篇文章。他还去了岳西县，采访了何家庆当时考察所经过的一些地方，并专程去安庆采访了何家庆的父亲。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后来，他竟和何家庆成了知己。何家庆把他在考察大别山期间他们夫妻之间的信件全部交给了跃渊。何家庆的这一举动，深深感动了跃渊。他倾注了全部的感情，写出了两万五千字的报告文学《“野人”历险记》。这篇凝结着他的深情和心血的作品终于走出了安徽。《报告文学》在九月号上发表了这篇作品，上海的《报刊文摘》也很快地选登了。

6 他的报告文学有很强的可读性。他写改革家刘明善的报告文学《一场没有打完的官司》（未选入本集）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。他站在较高的层次，揭示了很深的社会问题，发人深思。这篇作品刚问世，就立即被选入《法制文学选刊》。他去年发表的作品，有不少都被报刊选登或摘登。1986年7月号《安徽文学》发表的《人贩子在逍遥游》，在11月同时被《法制文学选刊》和《文学大观》选入。《安徽文学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，接连发了他三篇报告文学。对《安徽文学》，他是怀着感激之情的。的确，他是应该感谢《安徽文学》的。一个作家的成长，是与刊物的支持分不开的。他告诉我，对《安徽文学》的感谢不能只是空口说白话，他要拿出更好的报告文学作品奉献给读者。

衷心地祝他不断地有好作品问世。

同时，也衷心地祝他在报告文学这条路上走运。

“野人”历险记

“你送我上汽车的时候，我们无言以对。现在各各还记得离别之时的模样儿。我还是一个我。可我已成了‘大别山野人’，无论是在行路还是走过村庄和机关，人们总是回避三舍，不敢靠近。……”

——何家庆：考察途中给妻子的信（84.7.11）

天完全黑下来了。

浓云重迭，星月闪烁，大别山的远峰近岭，都已消融在暮色之中了。

淡淡的星光下，只见那弯弯的山道上，仿佛还闪现着一个小黑影，像一个幽灵似的，朝着山坡上缓缓地蠕动着。

这里是大别山南端的湖北省境内，大同区区公所座落在半山腰。

黑影在区公所的铁门前站下了。随即，铁栅栏门内传来了一声声凄厉的狗叫。犬吠声伴着晚风掀起的阵阵松涛，在寂静的山谷里回应着，给山乡之夜平添了几分令人心悸的气氛。

一个妇女出来开门。走近铁门时，突然吓得一声撕裂人心的惊叫：“呀！长毛野人！！……”跌跌爬爬地跑回去了。

还是男人们胆子大。两个男子汉，一个拿着手电筒，一个区派出所的民警拿着电棒，出来了。

一道手电筒强烈的光束向铁门射去。那黑影猛地遇到强烈的手电光的照射，微微地闭上了眼睛。

看清黑影了。衣衫褴褛。长发披肩。肩上挑着一副沉甸甸的担子。脸上的散发被汗水粘在两颊上。瘦削的脸庞上，一双凹陷很深的大眼慢慢睁开了，显得无力，无神。

“干什么的？！”

“野外考察。”

“有证件吗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拿出来。”

那人默默地掏出了证件、证明。

“放在石头上。”

放在石头上。

“转过身去，走开。”

那人转过身去，慢慢走开。

民警和区公所的人，一人提着电棒，一个打着电筒，走到了铁门下，慢慢地拿起了证件和证件下压着的一张纸。这张纸，是一封介绍信：

“安徽大学生物系何家庆教师，前往大别山区进行自费考察，采集植物标本，希沿途有关地区的政府在工作和生活方面请予支持和协助。

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（印）

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七日”

两人又看了他的工作证。

唔，不是坏人。

民警警惕性很高，又瞥了一眼工作证中“年龄”一栏：“么子？你才三十五岁，么子弄成这样人瘦毛长、胡子拉碴的？”

“出来多日了，在山里未理发。”

“那你说，有么事和要求吧？”

“饿，睏。想寻个吃、住的地方。”

两个男人对看了一眼，无奈地说：“区食堂关门了，大师傅回家了。”

躲在门后的妇女，听说不是长毛野人，发了善心，嗫嚅着说道：“我家还有，两个鸡蛋，几根面条，……”

这是很诱人的美餐，这是很慷慨的施舍。

一饭尚铭恩，千金难报德。这是古训，也是何家庆的家教。

何家庆是一个知足的人。但是眼下这点食物，对于他饥肠辘辘的空肚子来说，却又是太不能满足了。

一阵葱油香飘进他的鼻孔，刺激着他的肠胃。慢慢吃。吃完了就没有啦。

可是不行。极度的饥饿，几乎使这碗鸡蛋面条丝毫未经咀嚼就自动吸进了肚里。

他双手把碗递给了那位妇女，连连道谢。两个男人把他引到一间堆放杂物的破屋里。行。总算有了栖身之处，比起露宿山洞强多了。他把挑着的植物标本放在地上，坐在夹放标本的草纸垛上，头靠着墙，打个盹。

毫无睡意。面条真香。鸡蛋也嫩。唏溜，怎么就不在口腔里了？真遗憾。太遗憾了！

什么时候才能饱餐一顿呢？干硬的饼子，未熟的野果，酸涩的山楂，路边的白茅，……就是他进山几个月来的食

物。

他闭上眼。冥冥之中，他在大口大口地扒饭。没有菜，还是顾不上夹菜？来不及叨菜了。吃饭要紧。一碗一碗，像车水一样往肚里装。肚子胀得好大，嘴却像个未设哨兵的关卡，大米干饭，大米干饭！流进去，统统的流进去！

最好再用热水洗个脚，仰面朝天地躺在一个大床上。可是糟糕，肚子撑得洗脚弯不下腰了！……

他睁开眼。是胀醒了，还是饿醒了？

没有任何食物流进肚子。只有口水流进肚里。

只是耳鼓里，倒像是流进了一股清泉。

是什么呢？

是隐隐的亲切的乡音。他再侧身细听，啊，是从那边屋子的收音机里，传来了故乡的黄梅戏的旋律。

他立即为之一震。

他的故乡安庆，是闻名遐迩的黄梅戏之乡。据说黄梅戏是起源于湖北黄梅县的。因此，他对黄梅县也似乎抱着对故乡一样的亲切感情。

然而此刻，一想到黄梅县，他的亲切感却顿时消失殆尽。

黄梅县留给他的记忆，是苦涩的。

四月十七日，清晨五时，何家庆就挑着标本和行囊出发了。他的行囊里，装着地形图，指北针，罗盘仪，海拔仪，地质锤，小山锄，采集袋，放大镜，笔记本，还有资料，夹子，草纸，火柴，……加上一路采集的标本，足有百十斤呢。山凹中，遇到一个小店，不巧只剩下最后一块干硬干硬的饼子了，何家庆买来就着山泉充饥，下午五时四十分，他从安徽宿松一气跑了一百三十里地，来到了湖北的苦竹口区，又

饿又累，又渴又晒。商店打烊，饭铺关门，只有山坡上的区公所里还透着点灯光。这灯光给他带来了希望。他鼓了鼓劲，爬上去了。许多天来，他途中曾得到过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关怀，给他许多温暖和力量。此时，如果是一杯热茶，一句寒暄，都能驱散一下他旅途的劳顿啊！

谁知他在这里却被浇了一头凉水！

四十多岁的区委书记看了他的证明证件，冷冷地说：“我们这儿不接待。”把证件退给了他，转身就走了。

何家庆问了一句：“为什么？”

区委书记站下了：“不为什么。我招待不起。都像你这样跑来找我们要吃要喝，我又不是红卫兵接待站！”

何家庆也恼了，回了一句：“我看你也不大像个共产党的书记，倒像个红卫兵的头儿！”

书记火了，对左右的人说：“你噜嗦什么？给我把他轰出去！”

于是上来了几个人，推推搡搡地把何家庆像个小皮球一般推滚出区公所的大门。

又饿又累，现在加上了又气。何家庆愣愣地望着夜色中的苦竹口区区公所的牌子。

啊，苦竹口，苦竹口，何家庆在这儿吃够了苦头。

他勒勒裤腰带，踏上罩在夜色中的弯弯山道，朝三十里外的县城赶去。

夜里，他赶到黄梅县县城的一家小旅栈门口时，忽然腿一软，跌坐在地上，爬不起来了。旅栈的服务员听到门口“咕咚”一声响，出来把他扶了进去。

饿着空肚子走了一百六十里才来于你的身边，黄梅县

啊！……

二

“…我清楚，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做自我牺牲，而决无什么美好的未来、成果可言。我只担心能否坚持到最后。因为这太艰辛了。每天几乎都工作在十六小时左右。

“我响导困难。为此我大冒其险，只身入山而去。……”

——何家庆：给妻子信，于湖北仙人台，李时珍故乡（84.5.21）
黄梅县，是黄梅雨的故乡吗？

巍巍大别山，是长江和淮河的分水岭。长江一带的南方地区，一到四、五月份，便进入了梅雨季节。

这种梅雨，听不见淅淅沥沥的雨滴声，像牛毛，像绢丝，密密地斜织着一种湿漉漉的烟雾，沾湿你的衣服，也沾湿你的精神。一连数日，只是下个不住。

何家庆几乎没有穿过一天的干衣服。这倒无所谓。这雨季，也正是万物滋长的时期。他要按照既定的日程，去深山野岭中紧赶植物生长的季节。恼人的是这种梅雨的阴湿和霉潮，极大地妨碍他的标本采集和制作，在这种怪异的气候中，空气中到处弥漫着一种水润润的雾气。采下的植物标本刚夹进草纸里，不消一会功夫，草纸便湿润透了，立即需要更换。新鲜标本不及时用草纸吸水处理，就会发霉变质。可没有阳光，换下的草纸如何弄干呢？有时候，何家庆不得不整夜来对付这些湿了的草纸。晚上睡觉时，一层茅草上铺着一层湿草纸，何家庆睡在上面，硬是用自己的体温将湿草纸焙干。怎么能睡得着啊？起初，困顿极了，每晚还能迷迷糊糊地合一会眼。可是几天下来，全身却因湿气而患了一种不知名的丘

疹，又红又紫，硬梆梆的，奇痒难耐。

他烦躁地坐起来，紧紧地咬着牙邦，把两手插进深深的头发里。

“阿群，阿群，给我拿点药剂来。肤轻松也行啊。”他在心中呼唤着心爱的妻子。妻子胡建群在安徽医大附院的药剂科工作，平日里，丈夫有个小灾小病，她知道会开点什么药，给他口服，给他涂抹。

透过群山远隔，通过茫茫雨雾，阿群，你在哪儿？……

天明了。他的精神为之一振，啊，天放晴了！出了个大太阳。久雨之后，太阳一晒，空气里散发着一股令人胸闷的气味，山腰里飘绕着一股股白色的岚气，树木比平时更加新绿滴翠，招引着、呼唤着何家庆快快上山。

何家庆先把那些潮湿的草纸铺在沙滩上，用一个个鹅卵石压上，待到他采好标本下山回来时，这些草纸便干啰。

尔后，他望了一眼漫在沙滩上的一摊摊黄草纸，整理一下行囊，背了一捆尼龙绳，这才精神抖擞地向深山进发。

这是大别山腹地安徽岳西县与湖北英山县接壤处的西坪乡。听说在滴水岩的一座陡峻大山上有石斛。这是一种著名的珍贵中药材，养阴生津，清热除燥，也是歌唱家们保护嗓子的珍品。它多长在阴湿的悬崖上，很少有人能采到。因此，这种野生石斛的资源也越来越少了。

又是一处悬崖绝壁。何家庆花钱请了一位山民为自己放绳子。他先把尼龙绳牢牢地绑在一棵大树上，一端系在自己的腰上。尔后请老乡慢慢地把自己放到半山腰，凭借着小山锄，他在悬崖上精心寻找着。

远远地，他的眼睛一亮！他见到了一株极为素雅的形似